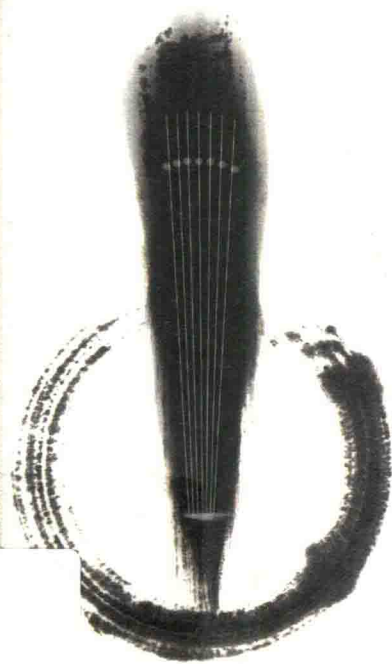


半屋琴餘

薛国安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半屋琴餘



薛国安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屋琴馀 / 薛国安著. --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-7-214-15779-9

I. ①半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古琴—文化—中
国 IV. ①J632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97336号

书 名	半屋琴馀
著 者	薛国安
责任编辑	朱 超
装帧设计	申海风
版式设计	张文艺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rmcbs.tmall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65千字
版 次	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15779-9
定 价	39.80元

序

李金芳

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地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但这个世间从来不乏举足轻重的灵魂。这些灵魂宛若一股清流，潜涌于他们自己的故乡，静泊于尘世的某一处栖身之所。他们不一定是精英或名流，也不一定拥有盛名与权威，然而他们的存在诚如一星燧火，以其精神的孤标独帜，以其襟怀的敞亮深邃，以其心性的沉潜与蓬勃，无声烛照并深深感动着周遭世界的人群。

无论时代如何喧嚣，即便是功利至上的今天，古城南京同样不乏高贵的灵魂，他们不求闻达，与世无争，看起来跟普通民众没有什么两样，但只要碰触到一张纸、一支笔、一床琴，他们瞬间就能溅出天纵般的才华，化出一片或玄阔雄奇或空明澄澈的境界，开显出别样的情致与魅力。这些高洁的灵魂怀着对传统文化深深的执着与眷恋，遗世独立，卓尔不群，一簞一瓢怡然自乐，他们与斑驳的老城墙一样，添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丰姿、气韵与深度。

这显然是一个非主流的、以诗书琴画为心灵载体的文化群落。

江南是中国历代文士心灵的故乡，而南京是江南一张千年不易的名片。我无缘忝列于那个诗酒唱酬琴心交织的文士群落，但有幸生活在这座文脉悠远的城市。百转千回，或许是因缘使然，我注定要与那些高蹈独善的灵魂鼻面相对，猝然相遇。

薛君国安大兄，即是我在这座城市遇见的洒然诸公中令我心折的一位。

于我而言，国安兄那种不盲从、不苟活、不逐名利时尚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蹈品格，那点风雅自适、孤芳自赏、俯仰自得的狂狷气质，那份坚守传统而又淡定从容、自甘边缘的旷达心态，一如磁石般深深吸引着我，并令我不由肃然起敬。

我与国安兄相识，是从网络开始的。

十年前，我在西祠胡同文艺频道申请了一个文艺版块，版名即以我的网名“后周散人”命名，开版宗旨是一句酸酸的口号，即：与真诚的朋友相知，与高尚的心灵相遇，与不朽的灵魂相伴。几年经营，这个小小的版块居然成了西祠胡同人气极旺的名版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国安兄来到这个版块，并以“夏渎上人”的网名，发下大量的随笔与札记。

这些至性至情的散文，以其文字的老到、题材的别样、内容的深刻，而每每被网络主管荐列于胡同口，一时间，高频的点击率，遂使“夏渎上人”成为西祠胡同炙手可热的网

络作家。

和许多网友一样，我对“夏读上人”的文章虽充满敬意，但对这个自尊自贵的网名却心存疑惑：上人者，上德之人也，德在人之上者，方可被尊为上人。佛家把内有德智、外有胜行的高僧称之为上人，《摩诃般若经》曰：“一心行阿耨菩提，心不散乱，是名上人。”《十诵律》曰：“人有四种：一粗人，二浊人，三中间人，四上人。”《增一阿舍经》云：“夫人处世，有过能自改者名上人。”悲智双运的维摩诘居士被文殊师利菩萨尊为上人，禅宗汾阳宗第九代祖师安慈大德，被世人尊为宣化上人，可见“上人”乃学佛修德之大根利器，世间凡夫岂可自诩！而夏读这厮，自以为是高卧北窗、箕踞长松的羲皇上人，何等佻挞轻狂！

心里存有一疑，交往便有一隔，这个“隔”，其实是自己先入为主的臆测而产生的内心纠结。等到读完国安兄《老屋：兼释“夏读上人”的缘由》一文时，不由疑团冰释，恍然而生愧意。原来，在无锡阳山之南，有一村子名曰“夏读上”，乃薛氏一脉祖上生息之所，国安兄为了不忘其本，一心把“根”留住，遂取名“夏读上人”。

疑忌既除，心里多了一份歉意，也对国安兄多了一份心仪。兹后的种种机缘与聚合，使我有机会在杯来盏往中，一次次亲闻“夏读”之警款，一次次亲炙“上人”之温润。

国安兄生于苏州，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，学的是中文

专业，毕业后留在南京，先是执教，而后从政。有官职者辄会有官气横陈，可从他的身上和作品中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官气，而是逸气，是书卷气。

这逸气，按理说蕴之于林泉长风，育之于秋水长天，缘之于冈阜长松，国安兄既非逸民，更非幽人，平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往山里钻，如何养得这一身萧散之气？有人说国安兄是身居闹市的隐士，我不这么认为，真正的隐者，身无物累，心无尘翳，一心息下万缘，彻底跳出时代的一切语境。国安兄显然不是这样的异端，他有公干，平时的酬酢和各类活动一样也不比别人少，想不乐世务寓居尘外也难。一个内心安详的人，未必需要活在幽谷林下；一个通达透脱的人，也不需要刻意回避浮世的三千繁华。或许是因为有着心灵的坚守与皈依，才会把人生的毁誉、荣辱、穷达、吉凶，视为过眼浮云；或许是因为有着自己的志趣与追求，才能在喧阗与热闹之余，淡然舒出一口逸气。

至于这书卷气，显然是静坐书斋经年饱读的结果。国安兄不唯嗜读，也爱藏书，他家那个叫“半屋”的书斋，大部分空间都被书籍占据，高低簇拥，层层叠叠，集数十年之所萃。唐代吴门禅师寒山，是他那个时代的穷人，可是穷归穷，并不是一无所有，“家中何所有，唯有一床书”，寒山辄以拥有一床书而自豪，并咏之于诗。国安兄的书，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，有余暇时，寂然宴坐，一灯寂寥，手不释

卷。读书是国安兄早年养成的爱好，那时候家贫，买不起书，于是便借来抄，抄书抄到满手长出冻疮，还不肯罢休。在他的《半屋随笔》集《〈塔里的女人〉及其他》一文中，国安兄对“抄书”的因缘有详细的叙述。读书真的是一种福气，世人要想与古贤圣流神交沟通对话，读书是唯一的门径。当然，爱读书的人，脸上或许会漾出一点文气，但文气不一定是书卷气。真正的书卷气，是说话的慢条斯理，是做事的低调含蓄，是笔下的清逸隽永，是弦上的清音雅韵。一句话，是心灵的饱满与丰沛。

正是这逸气，这书卷气，成全了一颗丰沛饱满的心灵，使得国安兄从趋名务利的人群中游移出来，以自己的审美意识与人文视角，观照逝去的岁月中每一帧有审美价值的风景，并从庸常、琐屑、粗鄙的生活表层中，尽量发现并放大那份诗意、情趣与美。去年由国安兄所撰的、由他母校南师大出版社推出的《半屋随笔》，正是这样一部散文集。

这部散文集子，对于期待从中读到深刻观点和丰富知识的人来说，可能会有一点失落，因为《半屋随笔》并不是以思想和信息量来彰显其文本价值的一部书。我之所以爱不忍释，一读再读，是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一份庄重，一份柔软，一份简静。国安兄的这个集子，其中关于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把玩的，就占了不小的篇幅，那些有着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老茶馆、竹叶汤、羊汤、苏州面食、金陵小吃、藏笺、

戒石、汤婆子、紫铜暖锅，乃至一条曾经流淌的青溪，其实是一种过时的生活景观，一种褪色的岁月残片，一种已经或行将消逝的文化符号。这些原本鲜活的东西并不因为老旧与过时，而失去它们曾经拥有的光泽与美丽，但是如果一旦退出生活的舞台，淡出我们的视野，那便是再也不可复制的孤本绝版。文化景观的消失，留给我们的除了长长的一叹，便是无尽的乡愁。国安兄以大量的笔墨，向我们娓娓讲述这些特定的文化符号及其相关的人文历史，既没有哀叹，也没有抱怨，但是我们不难从作者温暖人心的倾诉中，体会到作品背后的那份痴迷、醒悟、怅惑和依恋。

好的文章并非只带给人们观点和知识，有时，提供一个片段，讲述一个流程，画出一个轮廓，便已经足够。读者不是傻子，不需要你强加给他们你那些所谓的思想，读者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，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。

与国安兄交往，在他身上，从他作品里，我深深感受到，一个人要紧的，不是才华，而是审美情趣，没有审美情趣的人，才华再高也是俗流。这个世界从来不乏有审美情趣的人，但是内心能够安静下来的人，真的不是很多。儒释道三学，其实都是心学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讲的全是安心明心之法。所谓天雨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浮躁的心就如无根的草，草无根则随波逐流，心不静则随尘逐境。心若不肯安静下来，一切的用功都是徒费气力。心一旦归复平静，那么落

到纸上的，是笔墨，更是烟云；响在指间的，是琴音，更是天籁。

世界本不浮躁，因为人心太宕动，世界才变得如此喧闹；生活本不庸常，只是人心太缭绕，生活才变得琐屑不堪；人生也不乏诗意，盖因人心太壅塞，人生才变得毫无情趣。所以说，只有珍爱生命的人，才能摆脱喧闹浮躁，与这个世界庄重相待；只有心地柔软的人，才会坦然包容一切表象的粗砺与鄙陋；只有内心简静的人，才能邂逅尘世中的大美，处处会有惊喜的发现。

这份缘自内心的庄重、柔软、简静，同样体现在国安兄的新书《半屋琴馀》一书中，所不同的是，这是一本题材相对专一的新书，全书十余万字，萃集了国安兄近四年来撰写的随笔、札记共二十四篇文章，所有篇什围绕中国古琴这一特定的语境渐次展开，包含了古琴文化概论、古琴文化元素、种种文化符号、演奏理论、美学思想，以及自己的学琴感想和琴学观点。作者从琴之形制、渊源、琴学、琴人、琴曲、琴联，以及与琴相关的诗词歌辞、文化背景、象征意义、逸事典故等等，做了深广的研究，其视野之宽阔，搜罗之宏富，涉猎之广泛，内容之丰富，考据之精详，观点之新奇，的然呕心沥血，披沙沥金。这部书稿于无知的我，简直就是一次琴文化之大恶补，饕餮之余，唯仰天三叹，低头击节而已。

国安兄于文史中探赜，于乐论中索隐，兢兢于琴德之意，而亶亶于琴学之实，著书参理，殆无虚日，实为同辈人所难能也。人有一癖，故心有一痴。一癖一痴，皆气之所凝，情之所纵，意之所发，梦之所萦，欲罢不能。国安兄非学术专家，也非操琴名手，但他对古琴的虔敬之心，对学术的严谨态度，特别是他以振兴古琴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意识，实属难能可贵，令人钦佩不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半屋琴餘》中许多研究成果，在国内还未见有相同的发表，这不但是一部很好的散文读本，也为海内外琴文化爱好者、研究者，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珍贵资料。

诸多篇什之中，我尤其喜欢《琴不以艺观》，透过这篇文字，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孤高岑寂的灵魂，在历史上众多高贤穿越时空的千古遗响中，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，获得了庄重朴茂的抒写方式，进入了一片深邃玄远而又独立的希夷之境。如果说《半屋随笔》是这颗灵魂的浅吟，《半屋琴餘》便是这颗灵魂的长啸，而《琴不以艺观》则是这颗灵魂于琴于艺于德于道的深情独白。

参琴、拜琴、养琴、弹琴，凡此四者，是国安兄进入盛年后借以调心养气、德智兼修的法门。挥指与吟猱，激越或冲淡，都是他诗意人生的艰难超越和深情表达。他从不把忧伤写进文字，也不把苦涩泼向弦上，该是他收获的季节，他不激不厉，优雅地行走，一任内心水肥草美瓜果摇曳。在这

个世界上，有梅士军、郭平、张玉新等一众师友知音的遥相应和，有芸娘一般温柔贤淑的爱妻相守相陪，他不再需要寻找什么，也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他的人生可以简单到一床琴，五根弦，余皆负累。

爱琴的人心亦如琴，命亦如琴。

跟中国汉字、书画、中医、阴阳玄学一样，古琴是人间直通天道的文化圣器。古琴是一条河，阻隔着重俗纷乱的风光，它只能是有德之人作为涵养性情、遣兴抒怀的工具。这种非世俗化、非大众化的本性，注定了古琴的高贵孤独，也决定了琴人的一再被边缘化。但是，只要中国文士的良心和德养还在，古琴就不会消亡，知音就不会绝迹，与之相应的清泉白石皓月疏风，就不会失去诗意，而与之相伴相随相契相融的灵魂，就不会失去宁馨的家园！

2015年6月7日凌晨于南京四明山

注：作者李金芳，别号“后周散人”，法名“莲化居士”，现为江苏省书法院副院长。

目录

酒 狂	…1
火中生莲说“移云”	…6
琴不以艺观	
——从“徽外堂”说开去	…9
“渔父”杂说	…18
樵歌杂说	…33
墨子悲丝	…49
佩 兰	…56
青溪艺文小志	…66
“汉服”与古琴	…84
“琴联”摭谈	…89
指法与笔法	…96
古琴不“古”	…102
广陵散绝	…109
琴中一乐	…122

笑 佛	…128
梦中之鹤	…132
为谁流下潇湘去	
——琴曲《潇湘水云》与潇湘文化	…140
“秋籁”、秋士及其他	…158
“按谱鼓曲”与“诗无达诂”	…167
大休琴事	…174
关于言子	…188
蔡邕与金陵的“琴缘”	…194
“琴歌”五题	
一、《弹歌》或许是琴歌	…201
二、“士”为何“无故不彻琴瑟”	…205
三、“孔子皆弦歌之”，非独琴歌也	…208
四、“琴歌”与“相和歌”	…212
五、琴歌的流变与没落	…217
六朝建康琴人录	…227
后 记	…268

酒 狂

《酒狂》，大概是初学古琴时必学的一个小曲。此曲表现的是醉酒之人的癫狂和酣态。曲中奇特、跳跃、反复的乐句，把人在酒醉后惺忪迷离、踉跄蹒跚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末段散板，曲谱上还特地注明“仙人吐酒声”，抚奏时需用“拂”、“长锁”指法，奏出一连串反复的同音，音乐流动如注；最后，几声缓慢、清淡的散音，又似乎是绘写饮中之人豪气吐尽，渐渐睡去的模样。

《酒狂》的制曲者是谁？说起来还挺有意思。

我们现在听到的《酒狂》，是古琴家姚丙炎先生以《神奇秘谱》的《酒狂》曲谱为蓝本，参照《西麓堂琴统》中《流觞》的曲谱进行整理打谱而成。《神奇秘谱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、宁王朱权编纂，成书于他四十七岁那年，即洪熙元年(1425年)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专集。朱权，字臞仙，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，夺其兵权，将他从河北徙迁至江西南昌，时年朱权才二十五岁。此后，朱权即与

道家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友善，拜为师，自号涵虚子、丹丘先生，研习道典，弘扬道义，并复寄情于戏曲、游娱。

关于《酒狂》的作者，《神奇秘谱》在解题中说：

是曲者，阮籍所作也。籍叹道之不行，与时不合，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，托兴于酗酒，以乐终身之志。其趣也若是，岂真嗜酒耶？有道存焉，妙在于其中，故不为俗子道，达者得之。

如此说来，《酒狂》的作者当是阮籍。

此后的曲谱或琴学专著一概沿用此说。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如《重修真传琴谱》云：

《酒狂》，“晋阮籍所作也，叹己道之与世不，故忘尘虑于形骸之外，乃托于酒而好逃焉，岂可以酒徒视之乎？”

杨抡《太古遗音》解题也说：

按是曲，本晋室竹林七贤阮籍辈所作也。盖自典午之世，君暗后凶，骨肉相残，而铜驼荆棘，胡马云集，一时士大夫若言行稍危，往往罹夫奇祸。是以阮氏诸贤，每盘桓于修竹之场，娱乐于曲蘖之境，镇日酩酊，与世浮沉，庶不为人所忌，而

得以保首领于浊世。则夫《酒狂》之作，岂真恣情于杯斗者耶？昔箕子佯狂，子仪奢欲，皆此意耳。

张廷玉《理性元雅》也从其说，所谓“同杨抡《太古遗音》……”

问题是，在《神奇秘谱》之前，《酒狂》之曲并未见有记载，而《神奇秘谱》也并未交代来历，只用集名中一“秘”字就含糊过去了。

终于，前几年有位北漂的浙江诸暨人，年轻的古琴家——金蔚先生，对《酒狂》的作者提出了异议。原来，他在琉璃厂来熏阁淘到一本明初的曲谱抄本，署名“养素”，共收三折，即《招隐》、《酒狂》、《广寒游》，显然与《神奇秘谱》有所不同。据金蔚先生考证，这个“养素”是朱权的一个侄子，出家后取道名“稀仙”。我没能查到这个出处，“稀仙”究竟是朱权的哪一个侄子，但肯定不会是朱允炆。因此他推断，原来我们熟悉的那个《酒狂》应该叫《流觞》，它只是一个引，古琴曲多有引，而他手中这个孤本所记的才是真正的《酒狂》，而作者是“稀仙”，即“养素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《酒狂》的作者，既然可以推断是朱权（臞仙）的侄子“养素”、“稀仙”，为什么不可以推断“养素”、“稀仙”其实就是朱权本人呢？我们能不能这